官板

春秋釋例

四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二四九號
一函
二架
一五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二四九號
一五冊
二七五函
一〇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49
冊數 15 (4)
函號 275 99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春秋釋例卷四

晉　杜預　撰

執大夫行人例第二十六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桓十一年秋云云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曰宋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云云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傳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僖四年夏云云齊人執陳轅濤塗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

浅草文庫

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云云。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夏云云。單伯至自齊。傳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成十六年秋云云。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傳曰。宣伯使告郤犨云云。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云云。乃許魯平赦季孫。

襄十一年秋云云。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奚如楚告將服于晉云云。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十七年傳曰。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傳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二十六年秋云晉人執衛甯喜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云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昭八年夏四月云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傳曰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云云書曰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

十三年秋云云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傳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云云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云以平子歸

十四年春云云意如至自晉傳曰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云云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傳曰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云云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

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云。婼至自晉。傳曰婼至自晉。尊晉也。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云。宋仲幾不受功云云。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傳曰。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云。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云。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云。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秋。云。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傳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衞。衞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云。使屈

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云。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右執大夫行人及叔姬并書至凡二十

釋例曰。古之諸侯。享頫聘問。相繫于時。所以行人情。蠲煩惑。合嘉好也。及作征伐會盟。軍之所興。兵之所加。各有本志。志于懲治不軌。伐叛柔服而已。使以行人言之。言之以接事。案此二句。襄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更遷怒肆忿快。意于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例。案例字。襄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文。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爲義也。諸以行人爲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于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類。案類字。襄十一年正義引釋例作屬。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

非出使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案杜預集解云齊桓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孔穎達正義云劉炫以注云詣齊見執釋例云詹本非出使謂其自相矛盾今攷齊不朝而責于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故釋例云原非出聘之使與集解文異事同劉炫不尋此意乃爲規過非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于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僞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爲字既謂之字無辭可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敎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然則仲亦名也傳又云祭仲足或偏稱仲案此句永樂大典無之從桓五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入或偏稱足蓋名仲字仲足也單伯天子之卿也爲我如齊故書其行齊人無禮逆執王使并及叔姬是以季文子如晉求助晉無救邾之實而單伯能敷宣王命以免于執叔姬見釋遂還致命皆單伯之力故魯人嘉之而告廟傳曰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又曰齊

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皆歸功單伯明晉無令政也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也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若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已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于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晉在王城執仲幾不即歸之天子而送歸于國後乃致之王所故但書其執而不書其歸言失節也慶封得罪于齊絕位奔吳吳與之朱方爲吳大夫今見殺而經書齊者楚人以齊罪殺之故告以齊明此慶封非異人也賈氏以爲書執行父舍于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案傳曰因之苕丘以別晉都無義例也公行于鄆與行父俱歸從于公故不書行父入至也案從于公二句成十六年正義引釋例作厭于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更絕不書至乃所以示不終于見執非示無罪也

書謚例第二十七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謚者興于周之始王變質從文于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

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于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隱元年正義引釋例）

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呂祖謙春秋集解引釋例）

書叛例第二十八（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古之大夫或錫之田邑。或分之都城。故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君之祿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若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叛者反背之辭也。庶賤之人不齒于列。雖有善惡。不章顯名氏。若乃披邑害國。則以地重以書其名。且終顯其惡也。適魯則書地曰來奔。來奔則叛可知。蓋記事外內之辭也。劉賈說三叛人以地來奔不書叛。謂不能專也。此直外內之辭既以地來。妻公之姑姊。還其大邑。不得復言不能專也。（案二十六年正義引釋例）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于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故分季以酅。使請事于齊。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爲紀侯

大去張本也。劉賈謂紀季以鄣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鄣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爲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莊三年正義引釋例。

書次例第三十九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以告命三日以上。必告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案句首既書兵三字。永樂大典脫從莊三年正義所引釋例增。義有取于次。案此句永樂大典作義有所次。從莊三年正義所引釋例改正。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紀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案莊三年正義云。杜言既書其所如則不書其次者。或伐或戰。曠日時久。其間必有三日之次。既書戰伐。則不書次。雖次在事前。次在事後。皆不書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于次。齊侯伐楚。楚疆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盟于牡丘。

本爲救徐各使大夫救徐次匡以爲之援義取于次故書兵所加而又書其次次在事前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也次在事後謂襄二十二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也聶北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雍榆之下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左傳先儒取彼爲說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杜以傳無此言故改正其謬言此二事或次以成事或事成而次皆隨事實先後而書之無義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公鄭伯陳侯麋子不書于經者陳鄭自息而從楚子宋公勢卑以苟免在列鄭伯爲楚僕任受令于司馬麋子耻之遂逃師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而還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卽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若魯公次于乾侯之比非爲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爲濫也

遷降例第三十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邢遷于威儀則以自遷爲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爲文名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劉賈依二傳以爲鄣紀之遺邑計紀侯

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郜鄟者也案自劉賈依二傳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莊三十年正義所引釋例增須句子魯之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來奔及反不書于經賈氏云但因成風來不見公亦未安

以歸例第三十一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于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于敵則云以歸以蔡侯獻舞歸是也莊十年正義引釋例

夫人內女歸寧例第三十二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曰杞伯姬來歸寧也傳例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十五年秋九月云云季姬歸于鄫。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文九年春云云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十五年冬云云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傳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十八年冬十月云云夫人姜氏歸于齊傳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冬來反馬也。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傳曰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redacted]

右夫人內女歸寧出凡十一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傳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曰春文姜會齊侯于

防齊志也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傳曰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右夫人行十一錯綜其四以包通之

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歿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也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爲辭來而不返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也

叔姬以娣而適紀紀侯大去其國而死叔姬歸于魯

紀季自定于齊姬得歸鄰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于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不書其來既非常寧又非大歸也鄫季姬以禮來寧公怒而絕之故亦不書來寧遂留之至明年九月乃遣故更書歸明前年已絕于鄫也齊人執子叔姬魯請于王而後齊人送之故與直出者異文禮送女謙不敢自安留其所送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夫家遣使返其馬今高固因返馬禮遂與子叔姬俱寧情近于瀆故經并書其來而

傳見返馬以示譏也婦人無外事見兄弟不踰閾故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時實有出入或以事宜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書其行而其善惡各繫于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侯志齊侯入魯地也（案齊侯二字永樂大典脫）（從莊七年正義所引釋例增）于經無例傳以實言也凡內女見經而不書歸者時史之闕漏而賈氏皆以爲適世子故也按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卽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而經皆不書歸知雖正夫人歸或亦有所不載非唯適世子也

凡八百六十六字經傳三百九十四字釋例四百七十二字（案經傳實三百八十九字釋例實四百八十字其八百八十九字）

大夫奔例第三十三（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文八年冬云云宋司城來奔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云云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四年秋云云九月云云宋子哀來奔傳曰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宣十年夏四月云云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八年冬十月云云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云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十一年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傳曰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傳例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襄二十年秋云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云云。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二十九年秋九月云云齊高止出奔北燕。傳曰。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旦專。故難及之。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不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案放者以下。樂大典脫佚。從宣元年二十四字。永正義所引釋例補入。故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但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懷寵之人。皆身及禍難。唯子哀不義宋公。先機而發。是以貴而書字也。若乃稱司城。以貴效節于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于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崔

氏之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舊當以名通也。齊國雖謬以族告。適合仲尼所褒貶之實。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改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女人猶欲彎弓。案女人襄二十九年正義引釋例作婦人。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轍跡。功遂而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賢聖之篤戒。故變放言奔。文致其罪以示過。曹公孫會雖小國之卿。當有玉帛之使于魯。曹人以告而書也。陳公子黃偪而出奔。既稱弟以明無罪。故不復變本告之名。賈氏以爲稱名以貶陳黃之偪。是不復顧有非罪之文。一黃之身。或罪或否也。

逃潰例第三十四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僖五年秋八月云云。鄭伯逃歸不盟。傳曰。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云云。弗聽。

逃其師而歸。

襄七年冬云云十有二月云云陳侯逃歸。傳曰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曰。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冬十二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云云。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豫備不虞。善之大者也。

釋例曰。傳曰。衆保于城。城保于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敗流遁之辭也。國君而逃。師棄問。違其典儀。棄其車服。群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爲潰。在君爲逃。案僖五年正義引釋例此

句作在上曰逃以別上下之名無取于別國邑也賈潁以爲舉國曰潰一邑曰叛案左氏無此義也傳文廧咎如潰上失民也今經但言伐廧咎如無廧咎如潰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丘明爲橫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案傳文以下四十五字永樂大典闕佚從成三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傳曰陳侯如楚慶氏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之謂也例云潰逃指謂一國一軍一邑君民相須爲用變文以別之也鄭詹見囚于齊自齊逃來此爲逸囚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

殺世子大夫例第三十五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古者討殺其大夫各以罪狀宣告諸侯所以懲不義重刑戮也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衛殺孔達傳載其辭辭雖有臨時之狀其告則常也莊二十二年正義引釋例晉魯久不交使而告殺申生則所告不必嘗有玉帛之使但欲廣聲其罪耳僖五年正義引釋例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苦言至于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求討不義顯事施舍足以

致益者固人臣之所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臣子而欲顯直于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有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此其義也宣九年正義引

釋例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

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于陳陳恨彌篤乃慍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爲不刑也襄五年正義引釋例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字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則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若爲賊者衆因亂而殺則亦稱國人殺者主名不分故也主名不分死者雖名氏可知亦隨而去之嫌于罪死者也士殺大夫則書曰盜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是也文七年正義引釋例

作新門廐例第三十六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其篇目則見敬鉉續明三傳例說略

釋例曰門戸道橋城郭墻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修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僖二十年正春秋義引釋例

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姑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今春而作廐已失民務又違馬節故曰書不時也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也總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經書延廐稱新而不言作傳言新作延廐書不時也此稱經文而以不時爲譏義不在作也然尋傳足以知經闕作字也而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廐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凡諸興造固當有新固當有因今謂春秋微意直記別此門此觀有新木故木既已鄙近且材木者立廐之具也公命立廐則衆用皆隨之矣焉有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此爲匠人受命立廐而

盜供其用豈然乎哉。莊二十九年正義引釋例

作主禘例第二十七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從敬鉉續明三傳例說略補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傳例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文二年秋云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宣八年夏六月云云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

猶繹萬入去籥傳曰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釋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于是乃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

侯上達天子之制也。莊公喪未闋。閔公吉禘。故傳曰。速也。哀姜以罪受戮。不薨于寢。淫而與弒。故疑其禮。八年乃致之也。于例既不應加吉禘之禮也。已過用致夫人。言以此夫人與致禮也。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于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公。故特大其事而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太廟亦禘也。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紀仲遂叔弓之非常也。今推歷僖以十一月薨。則文元年三月于禮應葬。今四月乃葬。通計閏爲七月。故爲緩。又禮葬訖當卒哭作主。而至三年乃作主。故二年經書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也。以此推之。傳發葬僖公之緩。又云。作主非禮。因開明凡例當繼于文元年葬僖公之經也。既譏葬緩。又重之以作主非禮。明作主當在訖葬。故連譏之也。今傳見于僖公

之末年殆簡編之錯謬以失其次非丘明之正也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宮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曰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舊說或以爲經所書禘皆夏祭之名非三年之禘魯周公之故也周家祭于夏則曰礿無緣兼取殷家之祭名也且按其月又非時祭之月益可知也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案僖三十三年正義引釋例然後作而後於是遂以三年爲常節當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故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禘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賈氏以爲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于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羅咎原注或作名字傳故上繫此文于僖公篇迂哉

得獲例第三十八案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定九年夏云云得寶玉大弓傳曰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得器用也傳例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傳曰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

十五年冬云云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云云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云云既而皆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云云秦獲晉侯以歸

宣二十六年春二月壬子宋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曰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襄八年夏云云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曰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昭三十二年秋七月云云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傳曰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獲胡陳之君及陳大夫云云書曰胡

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哀十一年夏云云五月云云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傳曰大敗齊師獲國書。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春西狩于大野叔孫子之車子鉏南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釋例曰獲得也得亦獲也實同而文異故假其異文以別事器用亦于人可爲人用者得用焉曰獲謂用諸物以有所獲也又繫于器用曰獲則凡以器而獲皆在用例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于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于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故傳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諸以戰傷死雖敗績而不見禽故經皆不曰滅也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宜在貶絕故不齒君列下從衆臣之名同曰獲也華元

在經書獲而在傳稱囚國書見獲于吳傳云歸其元此稱獲通死生之文也西狩獲麟亦是田狩之獲獲例無來儀之文而賈潁曰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書來非外麟也春秋據其得不見其來故但曰獲若必以內外爲義則虞舜奚獨外鳳乎

執諸侯例第三十九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傳曰晉侯復假道乎虞以伐虢云云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云云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十九年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云云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云云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云云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曰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云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二十八年春云云二月丙午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傳曰晉侯圍曹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云云執曹伯而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冬云云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傳曰衞侯與元咺訟云云衞侯不勝云云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成九年秋七月云云晉人執鄭伯傳曰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十五年春王二月云云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十三年傳曰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十五年傳曰春書于戚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傳例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襄十六年春云云二月云云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傳曰春云云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九年春王正月云云晉人執邾子。傳曰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昭四年夏云云楚人執徐子。傳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云云。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哀四年春王二月云云宋人執小邾子。

夏云云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傳曰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云云。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釋例曰。諸侯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諸見執者以身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君乃肆惡于民。上人懷怨讟。案怨讟成十五年正義引釋例作怨讐。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不然則否。謂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人執曹伯。是也。虞公昧于貨賄。貪以自

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書晉滅罪虞且言易也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之以書之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其本末以明其得失也案此二句僖十九年正義引釋例作下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見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案昭十六年正義引釋例所告作所赴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宋襄志于好古貪于

爲善而不知其節先爲鹿上之會見其易而不慮其難遂有霸心召諸侯于是諸侯與之好會因執以伐宋不稱人以執者罪不加民也不稱國者總見衆國諸侯同志也傳稱楚執宋公以伐宋者言宋公所因亡也晉許執戎蠻子以送于是深恥諱之故稱人以告欲云蠻子無道于民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喪稱例第四十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其篇目則見本書第二篇會盟朝聘例

釋例曰父雖未葬喪服在身踰年則于其國內即位

稱君。伐鄭之役。宋公衛侯是也。春秋書魯事。皆踰年即位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則知他國亦同。然據文未葬。于其國內。雖得伸其尊。若以接鄰國。則違禮失制也。（桓十三年正義引釋例）位彌高者事彌重。重慮周於經遠。故義制異於凡人。存其實。篤其志。足以叙親疎之情。通萬事之理而已。故諸列國之君在喪。或不得已而修會盟之事。惟公侯特稱子。以別尊卑。（僖九年正義引釋例）衛文公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喪。至于此盟會。降從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太子發。故經隨而書。于傳從而釋之。曰修文公之好也。（僖一十五年正義引釋例）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成十八年正義引釋例）

告朔例第四十一（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

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于內官。廻心于左右。政之粃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攷其所待。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當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六年正義引釋例

弑殺例第四十二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闕

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于臣子。其所由來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弑。弑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

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謂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弒爲文也春秋弒君多矣其戕惟此一事自弒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弒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宣十八年正義引釋例

蔡侯般弒父自立楚子欲顯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成十六年正義引釋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